

# 等待千年

□ 文 / 李明新

**作者简介** 李明新,北京海淀区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散文集《再读秋天》《神会乾隆》《北京植物志》,等等。

突然,世界一片寂静。

夕阳用最柔和的光织就的霓羽轻轻覆盖着北响堂山,习习的凉风在暑热中悄悄推送着神秘。我迟疑的脚步穿过一道窄仄灰暗的过道后,毫无准备地一步踏进了一个永恒的时空——一片金色覆盖下的静谧的废墟:百十通古碑、石经幢,还有背对我端坐的三座无头石佛呈现出凝固的画面。一蓬蓬野草,恣肆地生长着,用温顺的叶的触角,正无声地诵读着石碑上冰冷的经文。一只多脚虫从容地在颓丧的残阶上爬行,而夕阳落在西南角一座正在维修的古塔的脚手架上无声地叹息着。

我也许是被他召唤来的,一个一千多年前的书生。他从一块在微微细风中散落沙粒的“重修三世佛殿”石碑中走了出来。他告诉我1100多年前,他就在这里等我,一直等到今天这个黄昏,等到我用颤抖手指触摸到他已经没有温度的名字——胡砺。

他告诉我,这里是他的故乡。他说他像我一样,第一次的登临鼓山并未如愿。想起我上山时曾在常乐寺路标前徘徊良久后,最后选择从众拾级而上,但心里总是有个梗不愿前行,所以只在半山瞭望了山上的石窟胜迹,便折身而返,莫名其妙走进已经荒芜的常乐寺,走进常乐寺不易被发现的后院,来到他的面前,不由赞叹原来我与他有着莫名的机缘,我的心不免有些怦然。

我的手指伴着眼睛听他静静地诉说。他说少年时并未留意山林之乐,虽然知道鼓山(北响堂山原名鼓山)是胜迹,却从未到过。倒是离家的20多年,对这处未至名胜的揣摩,支撑着他故乡的梦中牵念。于是,他借回家扫墓的机会,决意上山拜谒,了却心愿。然而,天公不作美,路上天降大雪,此时山寺在望,而雪势愈急。心中的热望让他坚持在

大雪中跋涉,直至傍晚才抵达。

胡砺说那一晚,他得到了常乐寺住持师彦大师的款待。万籁俱寂之时,就在东轩,他与师彦静对龕灯,拥炉夜语,听雪打窗,想来日胜游,通夕不寐。然而第二天早上,他迫切地推开窗户,却见阴云蔽空,山色晦昧,无所观览,而大雪深以盈尺,难以攀爬。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多了,大雪依然在下着,他只得与师彦大师告别,竟与山上仅几百米处始凿于北齐的佛造像石窟圣迹无缘。最令他遗憾的,是与山上的“石鼓”无缘。那神奇的石鼓并不是个吉祥之物,但他要去看,要去问责为何它们总是给人间带来战争的灾难。师彦大师在送他出门时,指着寺内堆积的木材砖瓦告诉他,自己正在为修缮常乐寺筹备材料。

我喜欢这种对话,面对胡砺,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,我想问那三尊无头佛像的故事,我想问他为何要以石碑身姿矗立在这里千年不倒?甚至想问,为何我在这样一个黄昏与他相遇?然而,同伴们再三催促下山,我只得用最后的抚摸与他告别。

告别了常乐寺,我和胡砺的对话还在继续。胡砺说第二年的春天,他与师彦在镇阳相见。这一次,师彦给他讲了响堂山以及常乐寺的兴衰过往和鼓山之灵异。师彦说这山上原来有两通如鼓的神石,每当它自鸣,人间便有战事。北齐末年,此鼓常鸣,北齐便被北周吞并了;隋炀帝末年,鼓又自鸣,唐代替了隋,所以人们就称石鼓为“神钲”。

还有更神的事,师彦告诉胡砺,一本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,说这山里有个五百罗汉的居所,但人们是看不见的。北齐的文宣帝高洋,在天保末年,曾将派人到罗汉寺取经函,使者说我不认识这个寺,如何取得?皇帝说,你就骑我的骆驼去,自然就会找到。这个使者入山果见一奇寺。寺外数僧已经在

门外等候，见到使者就说“高洋的骆驼来了！”使者告诉僧人，皇帝说让我到“寺东廊从北第一房取经函。”这经函，乃“尺八黄帕”，经函到手后，僧人和寺庙均不见了。师彦说至今这山里时常听到钟鸣的声音，但是却不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

为什么高洋有此佛缘？因为这山上的石窟即为高洋开凿。北齐以邺城（临漳）为上都，山西晋阳（太原）为下都。高氏皇室频繁往来于二都之间，并在沿途开窟造像，修建避暑离宫。为了自己方便，高洋在响堂山下建了离宫。他看到山腹有数百僧人在坐禅修行，于是就开凿了三个石室，即今北响堂第三、四、五窟，俗称南洞、中洞和北洞，刻诸尊像。

这一次相见，师彦表达了自己想恢复常乐寺原有规模的宏愿，得到了胡砺的鼓励。之后的几年，胡砺与师彦又有两次相见。也许是胡砺的官不停地在升，还是胡砺的学问日进，师彦竟当着他的面，不好意思开口请他为重修三世佛殿写记，最后还是用书信的方式，向胡砺提出了请求。

胡砺是个有着独立思辨的人。碑文读到最后一段，我哑然失笑也肃然起敬。胡砺在碑文中直抒胸臆提出了他的质疑：佛即觉悟，是无声无色无形的；佛也是无名无数无相可观的；佛更是不来不去，不能有实际用处的；佛是不远不近，没有时空限制的。但是三世佛却各有一个名号，而过去、未来有无数个佛，恐怕知道未来的却不知道过去；而知道过去的，却又不是现在的，这个理，我实在是不知道啊！最后，他对师彦勇猛精进重振胜迹辉煌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。

碑文撰写于正隆三年（公元1158年），此时胡砺已经官至刑部尚书，赐紫金鱼袋。这一年，胡砺52岁，离他过世，还有三个年头。

是的，胡砺在世间活了55岁。他对佛教造像的质疑，来自他上天赋予的聪慧与一生的坎坷，来自他身置金王朝，对宫廷血腥争斗的见证和对民间疾苦的关注。

胡砺字元化，磁州武安人，生于辽天祚帝乾统七年（公元1107年），卒于金海陵王正隆六年（公元1161年）。年少时他聪慧嗜学，金太宗天会年间，少年胡砺被元军掠至燕地。后来他逃匿到一处寺院做杂役。有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具有慧眼的人物——韩昉。韩昉的先祖仕辽，累世通显。韩昉见胡砺第一

眼就很诧异。这哪里是个杂役，倒像个书生，于是就叫他写首诗来表达心志。胡砺操笔立成，思致清婉，令韩昉十分惊骇，于是韩昉就把他带回家里，让他做了儿子的伴读。正是韩昉的帮助，让胡砺学问日进，25岁时一举中第，成为进士第一名。殿试后，按照惯例他被授予掌修国史的官臣——翰林修撰。之后的30年，胡砺宦海沉浮，一生经历了金朝四个皇帝，官位从最初的授右拾遗，到有着实职的定州观察推官（掌推勾狱讼之事，品秩为从六品或正七品），最后至刑部尚书。其间他曾开坛讲学，学子常聚居数百。被他调教的学生，大都在科举考试中，处于上游地位。他最后侍从的皇帝就是那位褒贬不一的海陵王。

海陵王完颜亮自幼聪敏好学，汉文化功底甚深，他志大才高，雅歌儒服，能诗善文，品茶弈棋，谈古论今，文韬武略兼备，喜欢与辽宋名士交往。这是胡砺能够得到他赏识的基础。完颜亮几乎是刚刚坐上王位，就迫不及待地招胡砺为侍讲学士，同修国史。但是完颜亮用血腥的杀戮手段坐上帝位后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他大开杀戒，宗室几乎被他杀光了。性情上更是猜忌多疑。可想而知性情耿介的胡砺每日过着怎样如履薄冰、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胡砺对佛造像的质疑，是对战火动乱中百姓如蝗命运的悲悯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辨和良知。为他书丹和立碑的，均为其时的名流，他们完全尊重了胡砺的意志，把他的思考如实刻在了碑上，留给了后人不尽的思考。

常乐寺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多次被毁，屡毁屡建，而这块碑居然在历劫中依然与被毁的三世佛像结伴矗立。我在2017年的7月，在北响堂山下的常乐废寺里，遇见了黄昏中从碑石里走出的胡砺。我握了他的手，被他拉着走进他的碑探寻了一番，然后轻轻地把画卷合上，久久地，久久地不能平静。

千年后，谁还知道胡砺？谁还知道我在这里曾与他的相会？！

作者单位 / 北京海淀区作家协会

（本文编辑：张佳楠）